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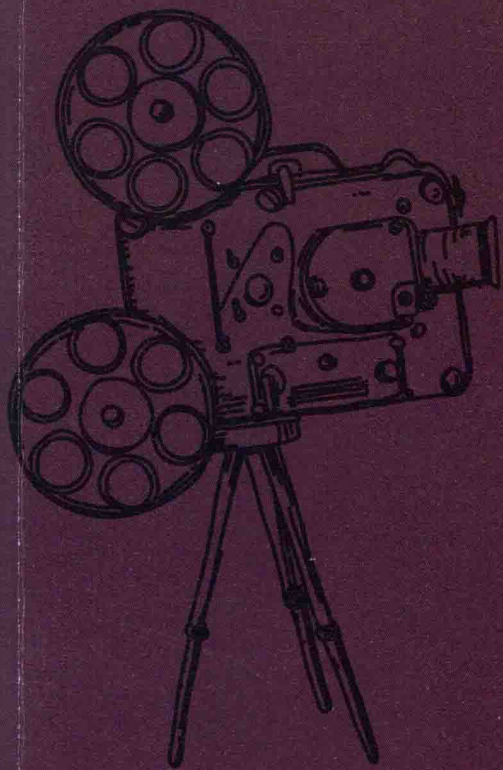


中国大学MOOC教材

教育部精品视频公开课配套教材

中国电影史话

主 编 沈 鲁



第一章 电影进入中国

第四章 人民电影的新时代

第七章 台湾新电影的追求
与影响

第二章 早期上海电影的流
光溢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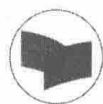
第五章 第五代导演的传承
与创新

第八章 新世纪华语电影产
业的崛起

第三章 似水流年沪港台

第六章 香港电影黄金期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大学MOOC教材

教育部精品视频公开课配套教材

中国电影史话

主 编 沈 鲁

副主编 朱超亚

参 编 王雨昊 王杰祥



ZHONGGUO
DIANYING
SHIHUA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电影史话 / 沈鲁主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04-049644-4

I. ①中… II. ①沈… III. ①电影史—中国 IV. ①J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6367 号

策划编辑 张晶晶 吴凤贤 责任编辑 宇文晓健 封面设计 张文豪 责任印制 高忠富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邮政编码	100120		http://www.hep.com.cn
印 刷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http://www.hep.com.cn/shanghai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印 张	13.5		http://www.landaco.com.cn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购书热线	021-56717287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010-58581118	定 价	33.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49644-00

自序

那些时光·那些故事·那些人

我一直有点“历史情结”，总是对于过往岁月里发生的那些故事以及从故事中走出的那些人，怀有一种难舍难离的情感观照与心理认同。这也许源于历史时光本身的厚重与沧桑，这份厚重与沧桑赋予所有曾经的努力，曾经的愿景，曾经的追求，曾经的坎坷，曾经的悲欢离合，曾经的酸甜苦辣，曾经的高朋满座，曾经的踽踽独行……以生命的色彩，以时间的敬意。

我对电影的历史，尤其对中国电影的历史有着强烈而鲜明的敬意。都说光影是斑驳的，其实光影透过胶片所洒落的光阴以及光影借助现代数字媒介所刻画出的质感，才是最斑驳的经典与久违的浪漫。浪漫，也许是在某个午后时分的上海旧时“霞飞路”上，一对青梅竹马，正相约于好莱坞的灰姑娘与白马王子的时间隧道里；浪漫，也许正酝酿在大光明影院的午夜时分，缠绵的都市男女久久不愿在散场的人流中道一声晚安；浪漫，也许是隔壁阿嫂正对着可爱的囡囡讲述着那一夜的《渔光曲》，直讲得泪眼婆娑，仿佛有着半生的哀怨；浪漫，也许是断壁颓垣下的《小城之春》，孤单的身影在早春的萧瑟中期待着那一次带着温度的拥抱，她远去，却走不出仿佛一个时代的感伤；浪漫，也许是母亲来不及带走的故乡的山与水，也许是父亲没来得及脱下的布满尘土的长衫，一走就是一辈子，漂洋过海，关山几重，故乡的山水，那一天的别离，原来都在家国辗转的光阴流转间……一切的一切都成为一段段无法复制的影像，它破旧、衰颓，却又是风情万种，却又是岁月流金，直教人生死相许，直教人可叹韶光不再，青春远逝。

据说对影像的留恋，是因为我们要挽留时光。实际上，时光是挽留不住

的,影像能够挽留的其实是记忆,是人的心。人心不死,生命和艺术同放光华。阅读影史的过往,因为那许多人物的存在,一段段传奇,一幕幕碎影,浮现而出的是一颗颗真挚而朴实的心灵。随缘起舞,尘世喧嚣,男人们和女人们,少年们和壮年们,高贵的与卑微的,坚强的与懦弱的……是昙花一现的惊艳芬芳,是暂时定格的断壁颓垣。无所谓了,胡蝶“飞走了”,阿阮“睡着了”,最亮的星星也“隐匿了”。无须介怀了,戏院的灯灭了,戏院外的月亮悄悄挂在天上,几十年的光阴谱成今夜的相思曲,电影放映机的咔咔声转动的可是你的千般叮咛、万种风情。也曾是民国时尚的代言,亦是上海电影风云人物;也曾是那样年轻,那样奔放,那样义无反顾地在银幕上燃烧自己;又曾是那样无奈,那样困惑,那样彷徨,恰似大时代潮流下的一叶孤舟,载浮载沉。于是,旧梦残梦依稀,光影故人翩翩,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芳华绝代,竟成绝响……

世间的路,为何这样难行!世间的人,为何这般执着!烽烟里,流离中,信念就是指路的明灯,无所求,亦有所求。所求是生命的自由歌吟,所求是书生意气的挥斥方遒,所求是一餐温饱,所求是为了明天。明日复明日,边走边唱,且进且退,徘徊中的坚持,隐忍中的放歌,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

人生如戏,其实戏何曾具备人生的精彩与无奈。你曾是海上的传奇,万人空巷以待,你可想象过你会躺倒在一片迎风乱摆的芦苇荡里,生不见人,死终有尸。说好彼此握别,不要落泪,可是你却在落泪处泪水滂沱;说好彼此珍重,你却一意孤行,清高远去,不念过往,不愿苟且。你不过一“伶人”,时光逝,乾坤转,烟云散尽,你还是你,你已不是你。无所谓了,时代总要变的,生活总要继续的,记忆总要穿越的,岁月总会淘洗出那些该被记取的与该被遗忘的。你和你的故事,是会被遗忘的,是注定会被遗忘的。你释然了吗?

黄浦江边,外白渡桥,南京路,虹口,石库门,几条弄堂,几棵林荫路旁站立着的法国梧桐树……曾经繁华如梦,曾经纸醉金迷。那是一段花样年华,却有太多情感的斑驳暗影;虽然是不曾忘却的光阴,却总有背靠背无法面对面的焦灼;虽然在繁复敏感的都市森林里穿行着我的爱人,却压抑不住偶然泛起又挥之不去的失落与无奈……如果你把20世纪中国电影的影像表达试着用一连

串关键词去串联,你会发现无数的辗转反侧,无数的痴痴等待,无数的聚散离合,无数的欲言又止,无数的面面相觑,无数的倾诉倾听……构成着你与所谓“光影、光阴”之间几乎所有的心灵动态,这或许是爱,或许是妒,或许是美,或许是萎,或许是晓风残月,或许是昙花一现。

大概是在2010年夏天的某个黄昏时分,在汉口路通向外滩的街口拐角处,一幢旧时的洋楼,静静矗立,我瞥见某茶餐厅的正门上方赫然三个端正大字“申报馆”。眼前的建筑居然就是鼎鼎大名的《申报》的报馆。建筑是凝固的乐曲,无声的诉说。在这样一次偶然的街头徜徉里,一抬眼,就遇到了申报馆,在遥远的记忆的另一端所展开的想象里,我仿佛看到某些现代传媒知识分子匆忙间从汉口路走进九江路,从南京路走进外滩,他们的笔墨毕竟构成了中国现代社会的某一处不可或缺的文化景致,可能关于历史,也许关于电影,当然也关于这座城市。

中国电影诞生在北京,但却是上海给了中国电影最初的光荣与梦想。时光流转,影人漂泊,二战结束后的香港既必然又偶然地成为曾经自由华丽的上海电影得以喘息和接续前缘的驿站,成为华语电影历史发展的一方值得珍惜的乐土。历史影响着现实,历史又诉说着未来。新世纪以来,华语电影再度融合,重新出发,北望神州风满楼,俊采星驰写风流。2002年12月12日,印象中天气很冷、很湿,在北上的一列火车里,有人在热烈谈论一部即将热映的影片《无间道》。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样的片名实在令人费解,而后来看到的故事显然是一贯的通俗与娱乐共舞的典型港片的情节与人物模式,我实在不能不佩服香港电影的“整蛊”:一部高级制作的古惑仔的故事,居然能够费劲地想出这么一个晦涩的片名。

《无间道》如今依旧时常在很多媒体上重复播出,影片灰暗的色调,与匠心使然的情节结构依旧构成对港片粉丝的顽强吸引力。香港回归,CEPA时代的“港产片”连同本地的精英电影人物的故事,也仿佛像极了电影《无间道》故事包裹着的某种宿命的结局,有着一份陈年发酵之后的浅浅的哀愁与淡淡的美丽。作为曾经地域色彩鲜明的香港电影,当再度以全球化视角面对“世界”电影舞台的时候,“身份”不再,“电影”继续,坚守与变革,寻找与放弃,妥协与

兼容……一切在超越故事层面之后，映射出的却是很多电影人在电影人生道路上可能遭遇的抉择与一路前行。承受与拒绝，对每一个孤独的艺术个体而言，“市场”与“意义”也许都不是华语电影唯一有价值的安慰？这显然不是《无间道》能够回答的问题，但它却意外触及这个命题，就如同在香港旺角一间普通的音响店里，“刘建明”与“阿仁”的一次偶尔邂逅，谁也没有想过其实他们有着一样的“身份”，一样的生活，这就叫意外，或者叫隔膜。王家卫电影里经常遭遇到这样的情况：每天我们会和很多人擦肩而过……从生命的意义来讲，其实每一个人都和每一个人有着看得见与看不见的联系，而看不见的联系，在合适的时候便走进了电影的故事里。我总觉得，每当片场里普通话、沪语与粤语交织在一起，喧嚣在一起，这也许就是华语电影工业最感性的声音吧……

在香港本地电影人集体义无反顾地踏上“北上路线”的时候，一股绵长的集体怀旧情绪也不期然地出现在了银幕世界中，例如《家有喜事 2009》《花田喜事 2010》《七十二家租客》《最强喜事》等典型的通过延续曾经大红大紫的港式喜剧类型路线而重拾旧日往事的影片，也有如《金钱帝国》《岁月神偷》《叶问》等将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港人的生活图景再次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影片，近年又有《树大招风》《点五步》等更为年轻的一代创制的影片开始深情回眸香港黄金岁月里的“80 年代”……除了感叹岁月无情、年华易逝之外，也让观众走进了似曾相识却又不无隔阂的香港的 20 世纪。

香港电影一直都是香港文化最重要的表达方式。对于这个华洋杂处的既开放又极为传统的发达市民社会，充满娱乐感的电影文化总是被港人自己的“身份认同”与“历史鸿沟”寄托着一份沉甸甸的并不总是娱乐的责任感。因此我们得以在这里结识王家卫、陈果等极为少数的抽离本埠深厚的电影商业传统的导演，但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在各式各样的类型片生产过程中灵光乍现的“娱乐分子们”的不懈努力，如王晶、曾志伟、徐克、林岭东、吴宇森等，甚至也应该包括许鞍华、张婉婷等“文艺青年”。许鞍华导演的“天水围系列”不得不说是以一种逼视现实的澄澈与通达，实现了另一种充满人文关怀意识的怀旧与再度出发。这是一个始终无法逃离本地文化镜像的充满冒险与创新精神的电影世界。

当怀旧成为一种创作资源的时候,香港电影究竟是再度出发还是躲进小楼,这是一个很让人困惑的难题,因为整个华语电影世界的变迁来得太过迅猛,我们对于这种相对保守的创作路线所能够制造的市场话题表现得信心不足。但有时,我又觉得无论华语电影的商业话语在当下是如何的强劲,对于电影而言,市场并不是唯一的评判,特别是对于有着风雨历程和深厚市民文化基础的香港电影而言,如果它能够从一个侧面给予我们一种对过往的回忆与想象,并从中折射出一份理性的坚持,那不也很好吗?

在所有的电影颁奖活动中,我最喜欢香港电影金像奖,因为这个电影奖是曾经最熟悉最感亲切的。每年一次的金像奖,总能够看到在香港这个电影江湖里沉浮起落的许多张被“岁月神偷”偷走的昔日面孔,也能够看到总有新人换旧人的喧哗热闹,这样的年度聚会,总是能让喜欢香港电影的人感觉走进了一场群星闪烁的大派对。

某一年透过电视荧屏,看到在颁奖礼现场的贵宾中有嘉禾公司的创办人邹文怀先生,他已然老去,但这位香港本土电影的超强实业家依然关注着这方电影舞台上的老朋友与小朋友。最佳编剧罗启锐领奖时第一个感谢的人是岑建勋,这位在20世纪80年代新艺城公司推出的系列喜剧电影中频频露脸的“小人物”几乎处于退隐状态,他却毫不犹豫地投资文艺片《岁月神偷》。

一身中山装打扮的刘家良先生上台领取“终身成就奖”的时候,稳健的步履已经变得缓慢而沉重,不复当年的风采,甚至与几年前拍摄徐克导演的《七剑》时候相比,刘家良先生也老得很快。说起来,我对刘家良电影的认识,是从一个叫昆汀·塔伦蒂诺的美国导演开始的,昆汀·塔伦蒂诺特别推崇刘家良的电影。我更从美国学者大卫·波德威尔的专著《香港电影的秘密》中似乎第一次读懂了刘家良“功夫电影”的独特价值。我又从邵氏公司辉煌的20世纪60年代的“硬汉电影”中找到了刘家良电影的历史沉疴与独创。功夫电影走向全世界,走向华语电影的广阔未来是与几代电影人,特别是与香港电影人的刻苦、创新分不开的。

那一年的评价中《岁月神偷》输给了《十月围城》,“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这两个重量级奖项都颁给了《十月围城》,让人不无感叹审美偏好取向已经

逐步让位给了“市场决定一切”的“北上路线”。那一年郭富城获得了最佳男演员的提名,很遗憾其在《白银帝国》里的角色实际上没有什么特别的神采,而且这种类型风格的制作与金像奖的趣味也不太吻合,这同时也反映了郭富城与内地电影的合作还有一定的磨合期。有时,碰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故事和人物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就像是那部《三岔口》,不经意间,成为郭富城从影以来最亮丽的演出。谁能想到,首届金像奖“影后”惠英红,近 30 年后再度封后,我不知道是演技的力量,还是香港电影金像奖的一次别有意味的怀旧与致敬,惠英红这些年除了在 TVB 的剧集中偶有露面之外,我们几乎快遗忘了这位香港电影新浪潮时代最出色的女演员之一。惠英红再次亲吻了金像奖杯,或许在专业标准之外,回忆永远是最温馨的呵护。谁说这个电影江湖缺乏人情味,对于曾经书写过传奇的人,电影永远对他不离不弃。

对电影的爱,永远都在故事里,在人心里,在历史里,也在我们各自的生命现场里……



“光影·光
阴”MOOC 宣
传片

沈 鲁

2018 年 3 月

目 录

第一章 电影进入中国 001

第一节 影戏：从西洋到中国 001

第二节 影戏：从纪录到叙事 006

第三节 影戏：从误读到接纳 013

第二章 早期上海电影的流光溢彩 020

第一节 群英荟萃：早期中国电影的导演 021

第二节 逐鹿市场：早期中国电影的竞争 029

第三节 创意迭出：早期中国电影的类型 036

第四节 星汉灿烂：早期中国电影的明星 044

第五节 筚路蓝缕：早期中国教育的教育 066

第三章 似水流年沪港台 075

第一节 早期上海电影与香港电影的历史渊源 076

第二节 早期上海电影与台湾电影的历史渊源 083

第四章 人民电影的新时代 091

第一节 好莱坞：从中心到遮蔽 092

第二节 人民电影的政治经济学 098

第三节 “十七年”电影的关键词解读 102

第五章 第五代导演的传承与创新 119

第一节 当代中国电影的人性艺术回归 119

第二节 “文革”与“知青”记忆 124

第三节 “第五代”电影人的前世今生 127

第四节 电影“划代”的历史终结 131

第六章 香港电影黄金期 138

第一节 香港电影的历史积淀 138

第二节 香港电影“新浪潮” 141

第三节 香港电影的产业扩张 145

第七章 台湾新电影的追求与影响 155

第一节 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历史缘起与发展 155

第二节 台湾电影的文学传统与文艺趣味 162

第八章 新世纪华语电影产业的崛起 176

第一节 华语电影的世纪末困顿 176

第二节 华语电影在新世纪的产业变革 181

第三节 走进互联网时代的华语电影 186

参考文献 199

后记 203

第一章

电影进入中国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处在一个政治失意、军事失利、社会失序、文化失势的“礼崩乐坏”的时代。而就在这样充满挫败感与困惑的时代氛围里，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态不断遭遇着新的冲击与挑战。很多深深烙印着“西方殖民主义”色彩的洋派事物开始蜂拥而入，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本立场，一种叫作“现代”的观念与意识开始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被传播开来。电影，是这些体现了现代意识的诸多洋派事物中的一员。



电影的发明者卢米埃尔兄弟

第一节 影戏：从西洋到中国

早期电影，主要经香港和上海传入中国内地，而最早进行商业电影放映的

地方就是上海。这种来自西方的“活动影像”携带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电光幻影、艳情歌舞、滑稽杂要在上海登陆,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只有上海为电影这个诞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艺术提供了在中国立足与发展的最初的城市基础设施、市民文化消费市场以及活跃度极高的资本投资环境。

电影进入中国的最初时期,中国人对这种光怪陆离的影像放映活动十分好奇。在电影来到之前,中国传统戏曲、评书、杂耍等表演形式几乎是当时中国城镇文化生活的全部内容,酒楼、茶馆、戏园和公共园林是这些传统演艺活动上演的最佳场所,喝茶、聊天、听戏、看玩意儿、找乐子……这里聚集着当时中国一般城市市民文化消费的相当高的人气。

徐园就是这样一处在当时的上海颇有名气的公共园林。徐园,顾名思义本是徐家的私人花园。据相关记载,徐园由浙江商人徐鸿逵建于清朝光绪九年(1883),1887年正式对公众开放,曾经专门设置了戏台,经常演出昆曲、京剧等。1895年12月28日,法国卢米埃尔兄弟用“活动电影机”在巴黎卡普辛路大街14号一家咖啡馆的地下室里第一次公开售票放映《工厂大门》《火车进站》等电影片段,轰动巴黎,并很快传遍全球。徐鸿逵得知这一新鲜事物后,当即向法国订购放映机。大约在1896年6月上旬,他收到了一台手摇放映机,还附有10盘35毫米拷贝,每盘可放三到五分钟。1896年6月29日上海《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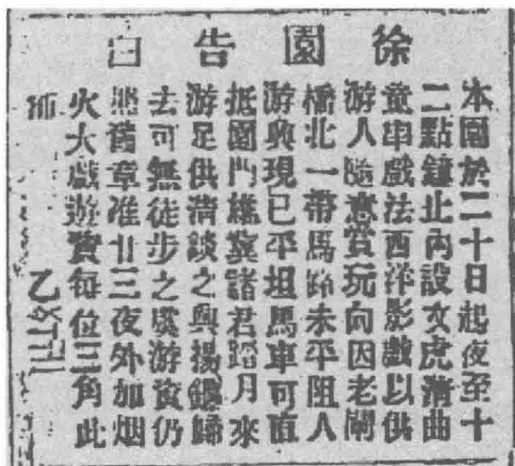


残存的徐园匾额

报》的广告栏发布了一条“徐园告白”：

本园于二十日起，夜至十二点钟止，内设文虎清曲童串戏法西洋影戏，以供游人随意赏玩，向因老闸桥北一带马路未平阻人游兴，现已平坦，马车可直抵园门，维冀诸君踏月来游，足供清谈之兴，扬镳归去可无徒步之虞，游资仍照旧，章准廿三夜外加烟火大戏，游资每位三角，此布。

文中所指“二十日”是农历五月二十日，也就是公历6月30日。公元1896年的6月30日，应该是中国最早开始放映“西洋影戏”的时间。^①所谓“西洋影戏”指的就是影片，因为片子短，放影戏只是穿插在猜灯谜、变戏法、看焰火等节目中进行。当时的放映光源并不是电，而是一种“摩尔登尼汽灯”，这种灯的亮度有限，放映的时候需要在一块大白布前备两三口大水缸，放映时不停地朝白布上泼水，以此提高“银幕”的亮度和反光，使图像效果更好一些。最早放片子可能是《火车进站》《园丁浇花》等短片。虽然是黑白默片，图像也不够稳



1896年6月29日，《申报》刊发的广告《徐园告白》

① 关于电影在中国的最早放映时间问题一直是早期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的一个有争议的难题。由程季华等先生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把1896年8月11日在上海徐园“又一村”的那次穿插在其他游艺节目中的“西洋影戏”放映，作为电影进入中国的第一次放映活动。但同时有学者指出根据当时上海《申报》上的那一则广告，“又一村”的放映活动时间不是1896年8月11日，而是6月30日。也有学者指出，所谓“西洋影戏”实际上是“幻灯”，而“电光影戏”才是电影。徐园“又一村”放映的不是电影，真正的电影首次放映时间是1897年5月，地点是在上海的礼查饭店。更有研究指出，电影在中国的首次放映地点不应是上海，而是香港。

中国
电影
史话

定,但是当那一束神奇的光投射在幕布上,出现迎面驶来的火车头,外国男女拥抱接吻的画面……这种相当另类的视觉体验,足以令当时的国人惊奇不已,给当时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的中国民众带来一种进步的世界性的新鲜观感。

最初,外国人在中国放映电影的形式都是没有固定地点的具有流动性的临时短期放映。直到1903年,西班牙商人安东尼奥·雷玛斯在当时上海“四马路”的青莲阁开办了一家在地下放映电影的小房子,电影放映才有了固定场所。那时的“四马路”在当时是上海的一个文化娱乐中心,1894年上海出现了一本导游图册叫作《申江时下胜景图说》,这本册子里收录一篇文章《沪游记略》,里面这样描绘过当时的上海“四马路”,说“四马路”上有“七大胜景”:戏园、酒楼、茶馆、烟间、书场、马车、堂子。时人称誉“盖英界据沪上之胜,四马路又据英界之胜”。“四马路”上的青莲阁是一个类似于徐园、张园的地方,还开设有茶馆和商场,电影放映条件极为简陋。1934年出版的一本《中国电影发达史》(谷剑尘)中曾经描述过雷玛斯的电影放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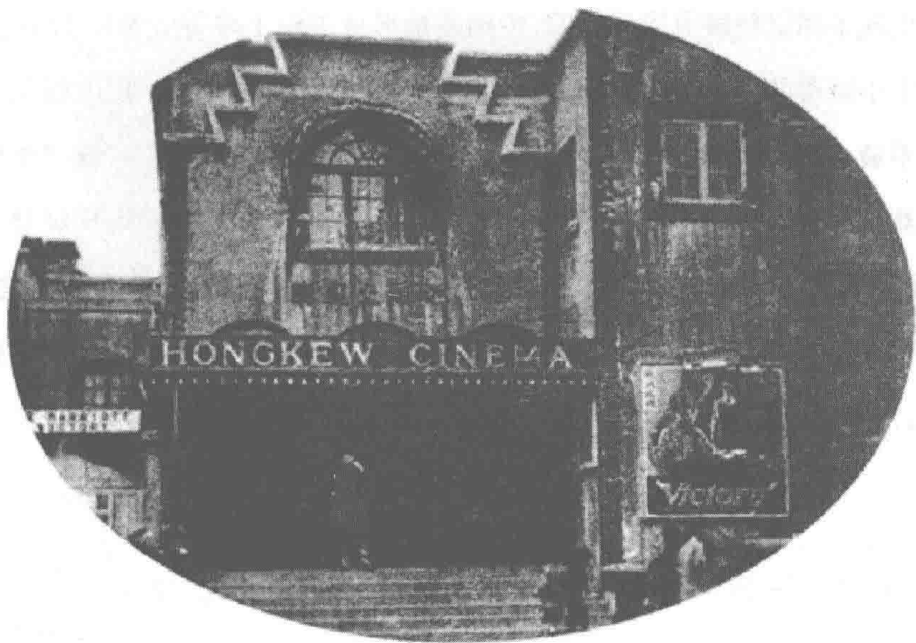
雷玛斯用一张白布代替了银幕,一架破旧的放映机作为工具,就在那里雇佣中国人用洋鼓洋号,大吹大擂,并且时常拉开门帘,现出里面的白幕,想吸引过路人进内观看。

1997年出版的《中国无声电影史》中也说道商人雷玛斯擅长做生意:

以各种方法吸引和招徕过往行人,变换新的影片内容。

于是,雷玛斯的影片放映业(时人称之为“做影戏”)日渐红火。1908年,他在上海用铁皮搭建了一座可容纳250人的电影院——“虹口活动影戏园”(虹口大戏院),这是上海第一家专门用来放映影片的电影院,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家真正的正式的电影院。上海人把雷玛斯的电影院称作“铁皮屋”,这间“铁皮屋”在1908年12月22日正式开业,据上海电影史料的相关记载^①,它首

^① 上海市电影局史志办公室:《上海电影史料》第5辑,上海:上海市电影局史志办公室,1994年,第100页。



雷玛斯创办的“虹口大戏院”

映的是一部外国影片,叫《龙巢》,票价为楼座四角,头等三角,二等二角。为了此次首映,雷玛斯还专门做了一则放映广告,广告大作宣传说:

无论战争、滑稽、艳情歌舞、唱歌谈论、问答,均与生人无异。直为出神入化,巧夺天工,空前绝后,环球无匹之技能。使阅者爽心悦目,增充知识。此项影片现由各国环游,假途沪江,今本主人不惜巨资挽聘,假座本园试演。……伏希各界光临一观,幸勿失此机会。

电影进入中国,放映业有利可图,大有可为。于是,上海的一些中国商人纷纷将其开设的茶园改建为电影院。

中国第一个从事电影业的人是林祝三,早在1903年他就在北京前门打磨厂天乐茶园等地开始了中国最早的商业性电影放映。“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林祝三自欧美亲自携带影片映片机器返国。在北京打磨厂借天乐茶园公映影片。是为吾国人自运各国影片来华开映之始创。此后吾国经营新式影戏事业建设影戏院者遂日增月盛矣。”^①随着北京、天津、武汉等一些大中城市

^① 程树仁:《〈民国十六年中华影业年鉴〉之“中华影业史”》,上海:中华影业年鉴社,1927年,第17页。

相继出现了固定放映电影的影院,中国逐渐形成了以上海等大都市为中心的、辐射中小城市的网络型的中国电影放映市场。中国人开始对此项娱乐互动乐此不疲,充满好奇和兴奋。当年的上海《游戏报》有过如下记载:“美国电光影戏,制同影灯而奇妙幻化皆出人意料之外者……观者至此几疑身入其中,无不眉为之飞,色为之舞。如影戏者,数万里在咫尺,不必求缩地之方,千百状而纷呈,何殊乎铸鼎之像,乍隐片现,人生真梦幻泡影耳,皆可作如是观。”^①

第二节 影戏:从纪录到叙事

1904年,正逢慈禧太后70寿辰,英国驻北京公使馆公使向“老佛爷”献上了一台电影放映机和几套影片作为寿礼。祝寿那天,影片放映机突然因故障发生爆炸,轰然巨响吓得那些帝后嫔妃、皇子贝勒、公主格格、王公大臣们东奔西跑,大失体统。迷信的慈禧认为在她的寿辰庆典上发生此事,是不吉利的兆头。她惊魂未定之余下令此后宫中严禁放映电影。^②

与宫廷的避之不及正相反,京城民间的电影放映一直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并逐渐走向兴盛。“西单市场内的文明茶园、大栅栏的庆乐茶园、东安市场的吉祥戏园、大栅栏的三庆园、西城护国寺街新丰市场的和声园、西四西安市场的西庆轩茶园等,也相继放映了电影。”^③最红火的京城电影放映地点当属北京前门大栅栏的大观楼影戏园,这里是北京第一家具有专业性质的电影院,这里每晚都人气很高,看客云集。这家大观楼影戏园的创办者是任庆泰。

任庆泰,字景丰,是京城“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头脑灵活,少有大

① 1897年9月5日在上海的《游戏报》第74号上,刊有一篇《观美国影戏记》,这可视为中国最早的影评文章。

② 影片在宫里放映,只放映了三本,摩电机发生故障爆裂,慈禧太后认为电影是不祥之物,清宫内从此不准再放电影。作为放映师的京师电灯公司技师叶荣廷等三日不给饭吃,后被撵出宫去。叶荣廷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代放映师,培养了许多放映师,为中国的电影放映作出了贡献。引自孟固:《北京电影百年》,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8年,第17页。

③ 孟固:《北京电影百年》,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8年,第17页。